



墨子卷之九

靈巖山館原本

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西安等處地方贊理軍務兼理糧餉欽賜一品頂帶畢沅注

非樂中第三十三

闕

非樂下第三十四

闕

非命上第三十五

子墨子言曰。古者王公大人。為政國家者。皆欲國家之富。人民之衆。刑政之治。然而不得富而得貧。不得衆而得寡。不得治而得亂。則是本失其所欲。得其所惡。是故何也。子墨子言曰。執有命者。以襍於民間者衆。執有命者之言曰。命富則富。命貧則貧。命衆則衆。命寡則寡。命治則治。命亂則亂。命壽則壽。命夭則夭。命雖強勁。何益哉。上以說王公大人。下以駟百姓之從事。駟阻字假音說文云駟从馬且聲劉達注左思賦引說文于助反故執有命者不仁。故當執有命者之言。不可不明辨。然則明辨此之說。將奈何哉。子墨子言曰。必立儀言而毋儀。譬猶運鈞之上。而立朝夕者也。運中篇作員音相近廣雅云運轉也高誘注淮南子云鈞陶人作瓦器法下轉鈞者史記集解云駟紫漢書音義曰陶家名模下圓轉者為鈞索隱云韋昭曰鈞木長七尺有絃所以調為器具也言運鈞轉動無定必不可立表以測景是非利害之辨。不可得而明知也。故言必有三表。何謂三表。子墨子言曰。有本之者。有

原之者有用之者於何本之上本之於古者聖王之事於何原之下原察百姓耳目

之實於何用之廢以為刑政

盧云廢置也中篇作發

觀其中國家百姓人民之利此所謂言有

三表也然而今天下之士君子或以命為有益蓋嘗尚觀於聖王之事古者桀之所

亂湯受而治之紂之所亂武王受而治之此世未易民未渝在

舊脫此字據下文增

於桀紂則

天下亂在於湯武則天下治豈可謂有命哉然而今天下之士君子或以命為有益

嘗尚觀於先王之書先王之書所以

舊脫此字據下文增

出國家布施百姓者

舊脫此字據下文增憲也

先王之憲亦嘗有曰福不可請而禍不可諱故無益暴無傷者乎所以聽獄制罪者

刑也先王之刑亦嘗有曰福不可請禍不可諱故無益暴無傷者乎所以整設師旅

進退師徒者誓也先王之誓亦嘗有曰福不可請禍不可諱故無益暴無傷者乎是

故子墨子言曰吾當未鹽

此盡字之謬

數天下之良書不可盡計數大方論數而五者是

也五當為三即上先王之憲之刑之誓是

今雖毋求執有命者之言不必得不亦可錯乎今用執有命

者之言是覆天下之義覆天下之義者是立命者也百姓之諱也說百姓之諱者

爾雅

云諱告也陸德明音義云沈音粹郭音碎言以此告百姓

是滅天下之人也然則所為欲義在上者何也曰義人

在上天下必治上帝山川鬼神必有幹主

幹當為幹此管字假音

萬民被其大利何以知之子

墨子曰。古者湯封於亳。

當為薄。說文云。亳。京。杜。北。陵。亭。也。从。高。省。毛。聲。史。記。集。解。云。徐。廣。曰。京。北。杜。縣。有。亳。亭。索。隱。云。秦。寧。公。與。亳。王。戰。亳。王。奔。遂。滅。湯。社。皇。甫。謚。云。周。桓。王。時。自。有。亳。王。號。湯。非。殷。也。此。亳。在。陝。西。長。安。縣。南。若。殷。湯。所。封。是。河。南。偃。師。之。薄。書。傳。及。本。書。亦。多。作。薄。惟。孟。子。作。亳。蓋。借。音。字。後。人。依。改。

亂。之。顧。炎。武。不。考。史。記。反。以。此。譏。許。君。地。里。之。謬。是。以。不。狂。為。狂。也。絕長繼短。方地百里。與其百姓兼相愛交相利。移

則分。

言。財。多。則。分。也。移。或。多。字。

率其百姓。以上尊天事鬼。是以天鬼富之。諸侯與之。百姓親之。賢

士歸之。未殳其世。而王天下。政諸侯。昔者文王封於岐周。

岐。岐。山。周。周。原。

絕長繼短。地方百

里。與其百姓兼相愛交相利。則是以近者安其政。遠者歸其德。聞文王者。皆起而趨

之。罷不肖。股肱不利者。處而顧之。曰。柰何乎。使文王之地及我。吾則吾利。豈不亦猶

文王之民也哉。是以天鬼富之。諸侯與之。百姓親之。賢士歸之。未殳其世。而王天下。

征諸侯。鄉者言曰。

鄉。同。鄉。

義人在上。天下必治。上帝山川鬼神。必有幹主。萬民被其大

利。吾用此知之。是故古之聖王。發憲出令。設以為賞罰。以勸賢。

中。篇。作。勸。沮。是。

是以入則孝

慈於親戚。出則弟。長於鄉里。坐處有度。出入有節。男女有辨。是故使治官府。則不盜

竊。守城則不崩叛。君有難則死。出亡則送。此上之所賞。而百姓之所譽也。執有命者

之言曰。上之所賞。命固且賞。非賢故賞也。上之所罰。命固且罰。不暴故罰也。是故入

則不慈。孝於親戚。出則不弟。長於鄉里。坐處不度。出入無節。男女無辨。是故治官府



則盜竊守城則崩叛。君有難則不死。出亡則不送。此上之所罰。百姓之所非毀也。執

有命者言曰。上之所罰。命固且罰。不暴故罰也。上之所賞。命固且賞。非賢故賞也。以

此為君則不義。為臣則不忠。為父則不慈。為子則不孝。為兄則不良。為弟則不弟。而

強執此者。此持凶言之所自生。而暴人之道也。舊作者据然則何以知命之為暴人

之道。昔上世之窮民。貪於飲食。惰於從事。是以衣食舊脫此字之財不足。而飢寒凍

餒之憂至。不知曰。我罷不肖。從事不疾。必曰。我命固且貧。若上世暴王。不忍其耳目

之淫。心涂之辟。涂猶術不順其親戚。遂以亡失國家。傾覆社稷。不知曰。我罷不肖。為政

不善。必曰。吾命固失之。於仲虺之告曰。我聞于夏人。矯天命。布命于下。孔書作夏王

天以布帝伐之惡。非命中作式是惡式伐龔喪厥師。孔書作帝用不臧式商受命此

言湯之所以非桀之執有命也。於太誓曰。紂夷處不冝事上帝鬼神。孔書作乃夷居

禍厥先神禋不祀。孔書作遺厥先宗乃曰。吾民有命。無廖排漏。孔書作乃曰吾有

亦縱之。棄而弗葆。孔書無此言武王所以非紂。据上文當執有命也。今用執有命者

之言。則上不聽治。下不從事。上不聽治。則刑政亂。下不從事。則財用不足。上無以供

粢盛酒醴。祭祀上帝鬼神。降綏天下賢可之士。外無以應待諸侯之賓客。內無以食

飢寒寒將養老弱。故命上不利於天。中不利於鬼。下不利於人。而強執此者。此持凶言之所自生。而暴人之道也。是故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士君子。忠下篇實欲天下之富而惡其貧。欲天下之治而惡其亂。執有命者之言。不可不非。此天下之大害也。

非命中第三十六

子墨子言曰。凡出言談。由文學之為道也。則不可而不先立義法。義上篇作儀義儀同若言而

無義。譬猶立朝夕於員鈞之上也。則雖有巧工。必不能得正焉。然今天下之情偽。未

可得而識也。故使言有三法。三法者何也。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於其本之

也。考之天鬼之志。聖王之事。於其原之也。徵以先王之書。用之奈何。發而為刑。據上篇有

政此言之三法也。今天下之士君子。盧云此下當有或或以命為亡。我所以知命之

有與亡者。以衆人耳目之情。知有與亡。有聞之。有見之。謂之有。莫之聞。莫之見。謂之

亡。然胡不舊脫此字嘗考之百姓之情。自古以及今。生民以來者。亦嘗見命之物。聞

命之聲者乎。則未嘗有也。若以百姓為愚不肖。耳目之情。不足因而為法。然則胡不

嘗考之諸侯之傳言流語乎。自古以及今。生民以來者。亦嘗有聞命之聲。見命之體

者乎。則未嘗有也。然胡不嘗考之聖王之事。古之聖王。舉孝子而勸之事親。尊賢良

而勸之為善。發憲布令以教誨。賞罰以勸沮。若此則亂者可使治。而危者可使安矣。

若以為不然。昔者桀之所亂。湯治之。紂之所亂。武王治之。此世不渝而民不改。上變

政而民易教。其在湯武則治。其在桀紂則亂。安危治亂。在上之發政也。則豈可謂有

命哉。夫曰有命云者。亦不然矣。今夫有命者言曰。我非作之後世也。自昔三代有若

言以傳流矣。今故先生對之曰。未詳生當為王夫有命者不志昔也。下篇作不識昔也。志即識字。三代之

聖善人與。讀如無意亡。亡同昔三代之暴不肖人也。下篇作與同何以知之。言有命之說不識出之昔者聖

善人乎意亡此言出之暴不肖人乎彼固亡知之妄言初之列士桀大夫慎言知行。此上有以規諫其君長。下

有以教順其百姓。訓順同故上有以規諫其君長。下有以教順其百姓。盧云此已上故十七字衍文

上得其君長之賞。下得其百姓之譽。列士桀大夫聲聞不廢。流傳至今。而天下皆曰

其力也。一不顧其國家百姓之政繁為無用。暴逆百姓。使下不親其上。是故國為虛

厲。陸德明莊子音義云李居宅無人曰虛死而無後曰厲身在刑僇之中。必不能曰。我見命焉。是故昔者三代

之暴王不繆其耳目之淫。言不糾不慎其心志之辟。同外之歐聘田獵畢弋。說文云古文驅

从支內沈於酒樂。不曰。二字舊脫我舊作而一罷不肖。我為刑政不善。必曰我命故且

亡。雖昔也三代之窮民。亦由此也。內之不能善事。一本作親其親戚。外不能善事其君長。

惡恭儉而好簡易。貪飲食而惰從事。衣食之財不足。使身至有饑寒凍餒之憂。必作

心以不能曰。我罷不肖。我從事不疾。必曰。我命固且窮。雖昔也。三代之偽民。亦猶此

也。繁飾有命。以教衆愚。樸人久矣。聖王之患此也。故書之竹帛。琢之金石。於先王之

書。仲虺之告曰。我聞有夏。人矯天命。布命于下。帝式是惡。用闕當是喪師。下篇作用

此語。夏王桀之執有命也。湯與仲虺共非之。先王之書。太誓之言。然曰。紂夷之居。而

不肖事上帝。棄闕其先神而不祀也。曰。我民有命。毋勗其務。言毋勗力其事也。上二

懲其侮義異。或云偽。秦誓不足据。不如此文。天亦不棄。縱而不葆。文與上文篇小異。此言紂之執有命也。武王以

太誓非之。有於三代。不國有之。曰。女毋崇天之有命也。命三不國。亦言命之無也。於

召公之執令於然且。當為敬哉。無天命。惟予二人。而無造言。不自降天之哉。得之在

於商夏之詩書曰。命者。暴王作之。且今天下之士君子。將欲辯是非利害之故。當天

當為有命者。不可不疾非也。執有命者。此天下之厚害也。是故子墨子非也。

### 非命下第三十七

子墨子言曰。凡出言談。則必可。而不先立儀而言。一本作則必。先立義而言。若不先立儀而言。譬

之猶運鈞之上。而立朝夕焉也。我以為雖有朝夕之辯。必將終未可得。而從定也。是



故言有三法。何謂三法。曰有考之者。有

舊脫此字一本如此

原之者。有用之者。惡乎考之。考先

聖大王之事。惡乎原之。察衆之耳目之請。

據前篇當為情

惡乎用之。發而為政乎國。察萬民

而觀之。此謂三法也。故昔者三代聖王禹湯文武。方為政乎天下之時。曰必務舉孝

子而勸之事親。尊賢良之人而教之為善。是故出政施教。賞善罰暴。且以為若此。則

天下之亂也。將屬可得而治也。社稷之危也。將屬可得而定也。若以為不然。昔桀之

所亂湯治之。紂之所亂武王治之。當此之時。世不渝而民不易。

文選注引此治作理世作時民作人皆唐

人避諱改

上變政而民改俗。存乎桀紂而天下亂。存乎湯武而天下治。天下之治也。湯武

之力也。天下之亂也。桀紂之罪也。若以此觀之。夫安危治亂。存乎上之為政也。則夫

豈可謂有命哉。故昔者禹湯文武。方為政乎天下之時。曰必使飢者得食。寒者得衣。

勞者得息。亂者得治。遂得光譽。令問於天下。夫豈可以為命哉。故以為其力也。今賢

良之人。尊賢而好功。

一本無此字

道術。故上得其王公大人之賞。下得其萬民之譽。遂得

光譽。令問於天下。亦豈以為其命哉。又以為力也。然今夫有命者。不識者也。三代之

聖善人。與意亡。昔三代之暴不肖人。與若以說觀之。則必非昔三代聖善人也。必暴

不肖人也。然今以命為有者。昔三代暴王桀紂幽厲。貴為天子。富有天下。於此乎不

而讀如能一本無此字非矯其耳目之欲而從其心意之辟外之歐聘田獵畢弋內湛於酒樂

中篇湛作沈而不顧其國家百姓之政繁為無用暴逆百姓遂失其宗廟其言不曰吾罷

不肖吾聽治不强必曰吾命固將失之雖昔也三代罷不肖之民亦猶此也不能善

事親戚君長甚惡恭儉而好簡易貪飲食而惰從事衣食之財不足是以身有陷乎

飢寒凍餒之憂其言不曰吾罷不肖吾從事不强又曰吾命固將窮昔三代偽民亦

猶此也昔者暴王作之窮人舊脫此字一本有術之術同此皆疑衆違樸言沮樸實之人先聖王之

患也固在前矣是以書之之竹帛鏤之金石琢之盤盂傳遺後世子孫曰何書焉存

禹之總德有之曰允不著惟天民不而葆而同能葆同保既防凶心天加之咎不慎厥德天

命焉葆仲虺之告曰我聞有夏人矯天命于下帝式是增當作惡或作憎用爽厥師彼用無

為有故謂矯若有而謂有夫豈為矯哉昔者桀執有命而行湯為仲虺之告以非之

太誓之言也於去發詳未曰惡乎君子天有顯德其行甚章為鑑不遠在彼殷王謂人

有命謂敬不可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上帝不常九有以亡上帝不順祝降其喪惟

我有周受之大帝文略見孔書泰誓昔紂執有命而行武王為太誓去發以非之曰子胡不

尚考之乎商周虞夏之記從十簡之篇以尚皆無之將何若者是故子墨子曰今

天下之君子之為文學。出言談也。非將勤勞其惟

一本作類

舌而利其脣。喉也。

喉。脂字省。文說文云。

吻口邊也。又有唇字云。或从凡从唇。此省日耳。

中實將欲其國家邑里萬民刑政者也。今也王公大人之所

以早朝晏退。聽獄治政。終朝均分而不敢息。

一本無此字是。

怠倦者何也。曰彼以為強必治。

不強必亂。強必寧。不強必危。故不敢怠倦。今也卿大夫之所以竭股肱之力。殫其思

慮之知。內治官府。外斂關市。山林澤梁之利。以實官府。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

為強必貴。不強必賤。強必榮。不強必辱。故不敢怠倦。今也農夫之所以蚤出暮入。強

乎耕稼樹藝。多聚升粟。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為強必富。不強必貧。強必飽。不

強必飢。故不敢怠倦。今也婦人之所以舊脫此字。風興夜寐。強乎紡績織紉。多治麻

紬。

說文云。紬。絲曼延也。

葛緒。

紉字。假音。拊。說文云。拊。索也。此俗寫。

布繆。

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為強必富。

不強必貧。強必煖。不強必寒。故不敢怠倦。今雖母在乎王公大人。賁

命而致行之。則必怠乎聽獄治政矣。卿大夫必怠乎治官府矣。農夫必怠乎耕稼樹

句此貴字。假音。

藝矣。婦人必怠乎紡績織紉矣。王公大人怠乎聽獄治政。卿大夫怠乎治官府。則我

以為天下必亂矣。農夫怠乎耕稼樹藝。婦人怠乎紡績織紉。則我以為天下衣食之

財。將必不足矣。若以為政乎天下。上以事天鬼。天鬼不使。

當為便字。下以待養百姓。百姓

此為讀，需要完整PDF請訪問：www.ertongbook

不利必離散不可得用也。是以入守則不固，出誅則不勝。故雖昔者三代暴王，桀紂幽厲之所以共亡其國家，失。振。傾覆其社稷者，此也。是故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士君子，中實將欲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當若有命者言也。」曰：「命者，暴王所作，窮人所術，非人者之言也。」今之為仁義者，將不可不察，而強非者，此也。

### 非儒上第三十八 闕

### 非儒下第三十九

孔叢話墨篇多引此詞，此述墨氏之學者設師言以折儒也。故親士諸篇無子墨子言曰者，翟自著也。此無子墨子言曰者，門人小子臆說之詞，并不敢以誣翟也。例雖同而事異，後人以此病翟，非也。說文云：「儒柔也。」術士之稱。

儒者曰：「親親有術，尊賢有等。」言親疏尊卑之異也。其禮曰：「喪父母三年。」其句其與期同言父在。

為母妻舊脫此字。據下文增。後子三年。後子嗣子適也。左傳曰：「王伯父叔父弟兄庶子其。」

期也。戚族人五月。若以親疏為歲月之數，則親者多而疏者少矣。是妻後子與父同也。

若以尊卑為歲月數，則是尊其妻子與父母同，而親伯父宗兄而卑子也。盧云：「似當云而卑與。」

子同也。逆孰大焉。其親死，列尸弗白弗與登屋，窺井，挑鼠穴，探滌器，而求其人焉。以為

實在，則驚愚甚矣。說文云：「驚，愚也。」愚，驚也。玉篇：「驚，降切。」顏反。今則竹卷反。如其亡也，必求焉，偽亦

大矣。取妻身迎，祗禰為僕。說文云：「祗，敬也。」禰，衣正幅則禰亦正意與端同。秉轡授綏，如仰嚴親，昏禮威儀，如





是隨子姓皆從得厭飲食畢治數喪足以至矣。因人之家翠。廣雅驕肥以為疑有恃

人之野。言禾麥在野以為尊富人有喪乃大說喜曰。此衣食之端也。儒者曰。君子必服古

言。然後仁應之曰。所謂古之者。皆嘗新矣。而古人服之。則君子也。然則必法非君子

之服。言非君子之言。而後仁乎。又曰。君子循而不作。應之曰。古者羿作弓。羿羿省文

古諸侯也。羿作甲。羿即抒少康子。奚仲作車。巧垂作舟。北堂書抄引作倭太平御覽

一曰射師。御覽引有云禹。然則今之鮑函車匠。考工記有函鮑鄭君注云鮑讀為鮑魚之鮑書

造粉疑在此。說文云鮑柔革工也。从革色聲讀若。皆君子也。而羿奚仲巧倭皆小人邪。且其所

循人必或作之。然則其所循皆小人道也。又。舊作人曰。君子勝不逐奔。揜函弗射施

舊作强据。則助之胥車。應之曰。若皆仁人也。則無說而相與仁人。以其取舍是非之

下文改。理相告無故從有故也。弗知從有知也。無辭必服。見善必遷。何故相若。兩暴交爭。其

勝者欲不逐奔。揜函弗射施。則助之胥車。雖盡能猶且不得為君子也。意暴殘之國

也。聖將為世除害。興師誅罰。勝將因用傳術。令士卒曰。毋逐奔。揜函勿射施。則助之

胥車。暴亂之人也。得活天下害不除。是為羣殘父母。而深賤世也。不義莫大焉。又曰

君。舊作吾据。子若鐘。擊之則鳴。弗擊不鳴。此出說苑云趙襄子謂子路曰吾嘗問孔

上文改。子若鐘。擊之則鳴。弗擊不鳴。子曰先生事七十君無明君乎孔子不對

墨子 卷九 埽葉山房石印

何謂賢邪子路曰建天下之鳴鐘撞之以筵豈能發其音聲哉應之曰夫仁人事上竭忠事親得孝務善則美有

過則諫此為人臣之道也今擊之則鳴弗擊不鳴隱知豫言隱其先知豫事之識力恬漠待問

而後對雖有君親之大利弗問不言若將有大寇亂盜賊將作若機辟將發也辟同

他人不知己獨知之雖其君親皆在不問不言是夫大亂之賊也以是為人臣不忠

為子不孝事兄不弟交遇人不貞良夫執後不言之朝物見利使己雖恐後言君若

言而未有利焉則高拱下視會噓為深說文云噓咽也讀若快噓飯室也會與噓同不言之意曰惟其未之學

也用誰急遺行遠矣夫一道術學業仁義也昔大以治人小以任官遠施用徧舊作徧

意近以循身不義不處非理不行務興天下之利曲直周旋利則止此君子之道也

以所聞孔某之行某字舊作孔子諱今改下放此則本與此相反謬也齊景公問晏子曰孔子為人

何如晏子不對公又復問不對景公曰以孔某語寡人者眾矣俱以賢人也今寡人

問之而子不對何也晏子對曰嬰不肖不足以知賢人雖然嬰聞所謂賢人者八人

之國必務合其君臣之親而弭其上下之怨孔某之荆知白公之謀而奉之以石乞

君身幾滅而白公僂孔叢語墨云白公亂在哀公十六年秋也孔子已卒十旬嬰聞賢人得上不虛得下不危言

聽於君必利人教行下必於上是以言明而易知也行易而從也行義可明乎民謀

慮可通乎君臣。今孔某深慮同謀以奉賊。勞思盡知以行邪。勸下亂上。教臣殺君。引殺作試

非賢人之行也。入人之國而與人之賊。非義之類也。知人不忠。趣之為亂。

非仁義之也。脫字。逃人而後謀。避人而後言。行義不可明於民。謀慮不可通於君臣。嬰

不知孔某之有異於白公也。是以不對。景公曰。嗚呼。貶寡人者衆矣。此俗寫。非夫

子則吾終身不知孔某之與白公同也。孔某之齊。見景公。景公說欲封之以尼谿。以

告晏子。晏子曰。不可。夫儒浩居而自順者也。盧云晏子外篇與此多同。浩居作浩裾。沅案史記作倨。傲自順。不可以

教下。好樂而淫人。不可使親治。立命而怠事。不可使守職。宗喪循哀。孔叢史記不可

使慈民。機服勉容。盧云晏子作異于服勉于容不可使導衆。孔某盛容修飾。以蠱世。弦歌鼓舞以

聚徒。繁登降之禮。以示儀。務趨翔之節。以勸衆。儒學不可使議世。晏子儒作博議作儀勞思不

可以補民。三字舊脫。盧据晏子增案壽不能盡其學。當年不能行其禮。積財不能贍其樂。繁飾

邪術。以營世君。說文云營惑也。家語云營惑諸侯高誘注。淮南子曰營惑也。營同營。營與眇音相近。盛為聲樂。以淫遇民。當為愚民

其道不可以期世。其學不可以導衆。孔叢作家非今君封之。以利齊俗。史記云君欲用之。以移齊俗。作移是

非所以導國先衆。公曰。二字舊脫。善於是厚其。二字舊脫。禮留其封。敬見而不問。

其道。孔乃志。舊作志。怒於景公與晏子。乃樹鵠夷子皮。即范蠡也。韓非子云鵠夷子皮。事田成子。成子去齊走而



之燕鵠夷子皮負傳而從按史記貨殖於田常之門告南郭惠子以所欲為歸於魯傳云范蠡變名易姓適齊為鵠夷子皮

有頃聞齊將伐魯

言伺其間

告子貢曰賜乎舉大事於今之時矣乃遣子貢之齊因南郭

惠子以見田常勸之伐吳以教高國鮑晏使毋得害田常之亂勸越伐吳三年之內

齊吳破國之難伏尸以言術數孔某之誅也

言孔子之責也

孔某為魯司寇舍公家而奉舊

於據孔

季孫季孫相魯君而走季孫與邑人爭門闢

列子云孔子勁能招國

決植

呂氏春秋慎大云孔子之勁舉國門之闢而不可力闢此云決植即其事也說文云植戶植也似言季氏爭闢而出孔子決門植以繼之

孔某窮於陳

蔡之問

孔叢窮

藜羹不糲

藜文類聚引作藜蒸不糲北堂書抄作不糲太平御覽作糲一作糲荀子云七日不大食藜羹不糲楊倞云糲與糲

同蘇覽反說文云糲以米和羹也一十日子路為享豚

孔叢太平御覽引享作烹俗寫耳享即烹耳

孔某

不問肉之所由來而食

載文類聚引作不問肉所從來即食之

號人衣

號褌字之誤

以酤酒

孔叢酤作沽同

某不問酒之所從來而飲哀公迎孔某席不端弗坐割不正弗食子路進請曰何其

與陳蔡反也

文選注引反作異

孔某曰來吾與女

當為

曩與女為荀生

曩與女為荀義脫

夫飢約則不辭忘

此字衍

妄取以活身羸飽偽行以自飾汙邪詐偽

孰大於此孔某與其門弟子閒坐曰夫舜見瞽瞍就然

舊作然就孫以意改孟子云舜見瞽瞍其容有憂韓非子

忠孝云記曰舜見瞽瞍其容造焉孔子曰當是時也危

此時天下汲乎